



三國志
九



京都府立総合資料館蔵



リ印8
1735
61



U8
1735
61



吳書一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

屬於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少為

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

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佳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

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

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

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

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

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

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



卅八年八月八日所購以贈



三國志四十六

下邳丞

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信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中平元年黃巾賊帥

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灵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

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

縣殺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良稱人公將軍

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

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左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

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

所向無前

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踏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

戰汝穎賊困迫走保定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

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

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

車騎將軍索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邊章韓遂

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

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

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

怖罪而賜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

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

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

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

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斬以示威

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

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

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

三國四十六

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

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

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

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

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愧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附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堅亦舉兵荆

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

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

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使君何以在其

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

軍至晏然自若英雄記曰咨字子儀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發咨遂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

不與

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

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

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

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

騎五六百人詣營省望堅卧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

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

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

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

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

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

士眾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為大督護呂布為騎督其餘

步騎將校都督者甚眾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

三國四十六

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懼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
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飢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漸擊甲休息而布又
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眾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
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堅移屯梁東大
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
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因迫下馬以幘
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
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 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 陽人去魯陽百餘
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
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 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勲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 術踧踖即調發軍
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
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

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

拒維九十里

山陽公載記曰車謂長史劉文曰關東軍敗數矣皆謂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

溫求引所將兵為憤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
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雷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
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
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
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
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
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
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此將千騎步與虜合殆
死亾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
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知人堅甲利兵強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
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 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維邑堅乃前入至維修諸

陵平塞卓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 吳書曰堅

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園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
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
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 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
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 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
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 獻帝起居
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

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氣祕寶輝耀益彰益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解之故強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 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烈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訖引軍還住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會稽周囑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勸力乎言發涕下囑字仁明周昕之弟也 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囑囑即收合兵眾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

荆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 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 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 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 故其不同如此也 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

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 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

匡吳氏所生少子 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

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為朱雋所表為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

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 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

勸策從之 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當嗣 徐州

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

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

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

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雅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耻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竝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俾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 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

用貴勇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陽依勇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日磔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
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
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廡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
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
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
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
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
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
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
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追逐之
景資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

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
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曰策渡
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勇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
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
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
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
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
盡得郎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韓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
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
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
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于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
設伏于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
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
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
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
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
捐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
長史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

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綏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綏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

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

吳錄曰時有烏程郡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族族誅策自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所席與體動策笑曰聞君能坐躍勤捷不常聊戲卿耳與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與有勇力虎眾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略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以孫賁為豫

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

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感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無然想是流安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

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蒸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包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濟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憂弓戢戈也今備孫既破操等飢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絲與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強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歧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躋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盡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者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眾人之公義故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眾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忠言逆耳幸雷神聽典略云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曹公表策為討逆將

軍封為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奏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恭遂厥算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為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眾妖妄知術賜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輒輔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縣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同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瑀於海西大破瑀瑀其吏士妻子四千入山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為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各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與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甘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懼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感靈靈本辭伐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

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

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眾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婿黃猗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備告備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備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備備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備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備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資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印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從所得人東詣吳資輔又於彭澤破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與備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趨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先行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鳴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

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猗兒難與爭鋒也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

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

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講而或云不知者則其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勇勝已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比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為危悚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矧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暨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 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鏤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川刺史舍前聖典訓處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寧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 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書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老悖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

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古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按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資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八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言津之死意矣 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燒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澁不特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竝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日往視不知所 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不同未詳孰是 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

策殺貢貢小子與客入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被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追至皆刺殺之 九州春州曰策聞曹公北 柳城悉起江南之眾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 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強宗未盡歸服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穎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況策達于事勢者乎又案袁

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繆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 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非錯尤甚矣 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疎哉然孫盛所議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辦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強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奇賁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率然奮發有侔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賁客其有焉 創甚請張昭等謂曰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

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

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

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 權稱尊號追諡策曰

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權稱尊號追諡策曰

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

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

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

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

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比日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勿頸况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各名號於既往違本情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于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與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觀觀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吳書二

三國志四十七

吳主傳第二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

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

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入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脩職貢遣使者

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

臣松之按禮記曾子

問于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

禽不師蓋謂此也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

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

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

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

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

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

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

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

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凶叛權移書求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勅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

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

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

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遠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禪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雄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斂容敬焉陳荆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已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

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騎士馮則追梟其

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黔歙黔音伊歙音攝分歙為始新新定

吳錄曰晉改新定為遂定黎陽休陽縣吳錄曰晉改休陽為海寧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

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

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

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

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

今治水軍八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嚮震失色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

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

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

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

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

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還

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

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

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

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

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

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賊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

乃還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

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
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
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曰
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
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
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以禦關羽權任陸口為諸軍節
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
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
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竝進拒羽於益陽未戰
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
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

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
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捍權權
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

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走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受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陵亭陵亭馬為虎所傷權

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
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
外欲以為已功賤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

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
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
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
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
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
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
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
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
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略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
觀望曹公曹公因以為掾尋遣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為延康秋
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鄴筑陽筑音山都中廬五縣民
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

於蜀

魏略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
以位次尚少無以威眾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
可以怒眾眾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陽

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
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
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
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
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
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祚權使命稱藩
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
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
功竝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
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

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

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

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

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

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

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綬安東南

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

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宜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

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

勇竝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

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

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

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

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

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

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

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

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

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 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義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

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

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

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擢中大夫使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爾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帝欲封權子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吳書曰珩字仲

山吳郡人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率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計終不久懟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益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擊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立登為王太子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至少府孔雀翡翠闔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為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

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

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

備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驪子表明光鑿駢馬又以素書所作典

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曰老虜邊寇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剗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眾懼昔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愧驚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初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

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

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

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桑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

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罪在難

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

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

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國語曰

狸掘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

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

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

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魏略載魏三公奏曰臣

聞校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

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戰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為社稷大

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

邪助伏之恩長舍鷓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規伺逐利見便拔為卑辭

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于水災等當討初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側

恒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

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合弘既加不

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

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

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探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挾累世詐偽成功上有尉

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是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

衡禍久而大削通不決龍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

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覺明白非仁恩所養

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士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

元元之苦其十
五條文多不載

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

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

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

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

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

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

安中仕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殿中郎

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

有異圖愚情懷懼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

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

執謹遣浩周東里來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

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

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廷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

殿下踐祚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

之得此欣然踴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小義深篤今日之事承執一心惟察懷懼重

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

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人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

聞知約敕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冀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國命加知起居假歸帝乃久畱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既新奉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幸與君克卒本圖傳注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懸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以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當奉戰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疎遠終身不用

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

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

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

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

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間居每曰願得美酒斗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德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即中嘗與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燕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轍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戈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慙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

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

象歷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 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成於戊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

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

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

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江表傳曰權辭讓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

鄩故先命陸遜選眾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劉備薨于白帝吳書曰權遣立信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

弔備喪也熙字子柔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為車騎監歷東曹掾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主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嘗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飢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陷以重利熙不為迴送至摩

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五月曲阿言甘露降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魏

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斬春邵等生虜宗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于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災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

頭至于江來車以木植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算之曰曹不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廷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上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

江巨海皆當防守不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為孔融功曹融稱曰廊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豔奏其事邵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為首相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倚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各位自應立傳項峻吳字時已有

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章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吳書曰以尚書令陳化為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眾書氣幹剛毅長七八九寸雅有威容為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問曰吳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善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其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健為太守置官屬頃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為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

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赴召道卒

皖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眾數萬人是歲地連震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水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詔又遣將高壽

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高春也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

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眾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為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眾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鈞臺沛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柰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眾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

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

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

凶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竝言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

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地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

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食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

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

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

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駕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

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堯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

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啟么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歆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斐湛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

後勦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
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
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
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悞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
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
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
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
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
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
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
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

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
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
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
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
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
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闔中令孫綜稱藩于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

淵爵位

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
集直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卽祚于鎬京而郊其所
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鄆見何經典復言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鄆權
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
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

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竟見天因部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部命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侮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械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鄴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睢呼為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辨正之辭故矯之云睢音誰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勳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嗜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

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

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慙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墮滅雖周餘黎民靡有遺方之今日亂有其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剪除凶虐自東阻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觀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俾於古人雖昔實融背棄隴台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首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家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畜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裘冕之服赤鳥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任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忠勤有効温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柎密二直珪瓚副焉欽哉敬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

為權復諫違眾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宜達錫命乃淵果斬彌等送其首

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

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顧沛不以為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新

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

以中使秦曰張羣杜德黃彊等及吏兵六十八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

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且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且與羣等議曰吾人遠

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

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羣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

發其日中時為部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城門且羣德彊等皆踰城而走時羣病疴創著膝

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與悲泣羣曰吾不

幸創甚死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莫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

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且彊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且彊別數日得達句驪王宮因

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且還迎羣德

其年宮遣見衣二十五人送且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鴟雞皮十具且等見權悲喜不能自

勝權義之皆拜校尉間一年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為單于加賜衣服珍寶恂等到安平口

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音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宮遣主簿答帶

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數

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詔書賜物歸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後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

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

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

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

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

月朔隕霜殺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

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電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璫

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

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

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

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察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爲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

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

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
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
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
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
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
見竝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
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
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
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
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
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
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

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

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

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

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

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
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
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
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
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
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
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

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問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

三月遣使者羊衛

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

文士傳曰胄字敬先

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義曹其少子有文
武各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曹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曹權
大怒召曹還潘濬陳表並為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
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
非權之宗也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
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
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眾數萬人遣將軍呂岱
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
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以來
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
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壅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
民飢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衛將軍

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

六安琮與魏將王凌戰于芍陂中郎蔣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

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

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于權曰
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
童益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宜滌荆揚之地舉強羸之數使強者執戰羸者轉運西命益州
軍于龍右授諸葛瑾朱然大眾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
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眾勢必分離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益一軍
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
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
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

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

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

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

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

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

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

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江表傳載權傳曰督將亡叛而殺其

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其傷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益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

三族

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凌所失叛歸吳吳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今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塢遣人報魏事覺皆族之

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柎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

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界其直勿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

待之誕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載權詔

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位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祇

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都

陽言白虎仁瑞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

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

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吳錄曰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

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

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異權遣

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

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荆

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

孤山頭皆綠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

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

稱王表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

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

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

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

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

志衰讓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

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

深八尺吳高陵松栢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

郊還寢疾

吳錄曰權得風疾

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繇

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

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

吏數詣王表請福表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

秋七月葬蔣陵

傅子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安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

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疑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

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

馬融注尚書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

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為兆亂然國之傾覆自由

暴貽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道終至滅亡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吳書三

三國志四十八

三嗣主傳第三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畱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了反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畱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母丘儉

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臣松

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茀于

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趾碑草化為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母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心眾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十兵襲壽

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臯欽詣峻降淮南餘眾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為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為權立廟稱太祖廟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

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緄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緄代峻大怒已丑大司馬

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
胤不聽矣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
胤胤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
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
兵敗夷滅已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胤為
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胤事覺胤殺惇
迫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
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
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胤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
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
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

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扣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郃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今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郃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錫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錫中啟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為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溼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不如江表傳為實也

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眾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眾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胤率眾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夏口胤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部兵校尉鄭胄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胤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胤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

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官材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緄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緄九月戊午緄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已未孫緄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緄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

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已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卽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卽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緄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緄爲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

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
鉤斬祛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備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榮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已丑封孫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在
皓為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緄一門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
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

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
丞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
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
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
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
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畱為畱一
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
位一級頃之休聞緄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
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緄即日伏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
臣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
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建興
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

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
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
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
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
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
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
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竝至而民不為非者
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
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
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強羸課
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

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
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之則臣主俱榮不
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
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
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

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吳錄曰或云休鳩殺之至晉太
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顛迎亮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
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
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

九月布山言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
方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
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
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

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竈為太子吳錄載休

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譬字伯明者也孤常晒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如湖水灣與之聲字齒齒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靈靈音如兕觥之觥字彛音如玄磬首之磬次子名桓桓音如草莽之莽字昱昱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靈靈音如衰衣下寬大之衰字發發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臣松之以為傳稱各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誥於前修垂咄駘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

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

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人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

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臣松之案察戰吳官名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譚譚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雷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譚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口燕見於慈湖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雷平建平

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徼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

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濞陽與入令子靈出拜之休把臂而指靈以託之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烏程

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亾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

未休薨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徹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王公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烏程

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亾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

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
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休妃太后朱
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
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
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
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
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暉為豫
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江表傳曰皓初立
發優詔恤士民開
小失望與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
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
各牧丁密避牧改各為固舅何洪等三人皆列

是歲魏置交趾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

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

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
昔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

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未塗純德既毀勅民之命
以爭強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
唯華夏乖殊方隅地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
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
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
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
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縣竹者自元帥以
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
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付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
危即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
也今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於吳
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
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
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
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

宮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吳錄曰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

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 于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僕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僕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 臣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 吳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台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眾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

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

還儼道病死

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為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

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忠說皓曰北

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強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強而欲微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諂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

或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眾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

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陽為吳興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設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闢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瑩大開園圍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工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書曰初固為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為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

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太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嚴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口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

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是歲汜瑁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

還屬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瑁瑁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

諫瑁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稷盡救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曰稷健為人吳建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

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晃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晃與吳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瑁等以晃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晃晃亦不為瑁等屈瑁等怒面縛晃詰之曰晉兵賊晃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晃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晃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大赦分交趾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

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為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蓐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

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節冬節將至時節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笱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

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討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

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

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滿月餘亦死

何定奸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為布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佞

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酷糴事專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眾事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挾忿譖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祭

訊治熙又譖祭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祭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畱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國四十八
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郡氏家傳曰邵

疇字温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疇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置辭曰疇生長邊睡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嚙嗜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誦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鎮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惟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

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叵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為桂林郡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

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

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思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

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宰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暗許之俶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

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識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于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

大懼曰此天亡也

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

勝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

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眾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則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是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皓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為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而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考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近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

戰克

于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眾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眾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

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觀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辭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

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仗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繼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關帝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眾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各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畜眾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眾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此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大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

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吳錄曰梯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議之 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弟至楊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 二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 實千

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 對曰坐岑昏皓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戊辰

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戰船自足擊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佃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辟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佃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舍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

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咎關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眾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恨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亾吳孤所招也眼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聞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逾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讎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佃以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

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緜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

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燦燦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榮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疎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公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聞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

五年皓死于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一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穉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子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

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

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彼羣生則天人極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離而人神之所擯故也况皓罪為連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濟室荐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謂猶然矧謂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僞窟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陸機著辨論言吳之所以亾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偏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枋蒸禮皇祖於是雲興之將帶州騰起之師跨邑哮鬪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勃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闈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敵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平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隨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恒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

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眾羽楫
 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沔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
 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
 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
 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竭財匱而吳藐然
 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漢東苞百越
 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
 戟勁銳望臨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循外域
 巨象逸駿擾於外開明珠瑋寶輝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起輻軒騁於南荒衝朝息
 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奸回肆虐景皇聿
 興度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
 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謬謬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
 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
 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
 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
 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
 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
 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
 民怨矣劉翁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
 遠矣其末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璋於
 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
 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
 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

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踟躕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
 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益
 嫌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醴化誌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
 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
 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
 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亾之患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
 則吳亾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亾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
 轂之徑川呢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
 氏之伐陸公諭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亾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天子總羣議而詔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
 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伎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
 耳逮步闡之亂憑保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
 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
 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關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
 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
 六師駭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
 嗚呼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
 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
 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亾也恃險
 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
 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遽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夫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
 規審存亾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

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吳書三

蜀山平鳳尊
氏圖周制中

三國志四十八

吳書四

三國志四十九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四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

伯父寵為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子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

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修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氏去治數十里有若耶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犬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遷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入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恒菲飯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為寔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
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續漢書曰繇父與一名方山老病卒于家
繇年十九從父避為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已受人
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
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

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眾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心相救濟繇從之遂沂江南保豫章駐彭澤

窄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皓字景升弟也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

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窄融者

丹陽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邗溝漕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辟禮為陶謙所偏屯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原

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
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
哀亾愍存捐既往之猜報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
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
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
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
餉皆無所受吳書曰基道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羣弟居常夜
臥早起妻立文希見其面諸弟敬懼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姿容美
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
將權為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
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
樓上值雷雨權以益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徒
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

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
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
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
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
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
截敗之吏踊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
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
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亾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
章已得如意欲復亾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
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

言卽日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遯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偪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

蓐食須臾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竝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旣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女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

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推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吳歷

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各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設酒食立竿觀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木傳大異疑為謬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

記未得其人射鈞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已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

中郎將後劉繇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

焉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狠理怨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

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心恨不及其生時與其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宜孤意於其部曲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郡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主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左右

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

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

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肯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以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檀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詣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縛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輪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觀視之而已策村掌大笑仍有兼井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

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
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
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
之矢貫手著焚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遣慈
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
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吳書曰慈臨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
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
奈何而死乎權其悼惜之子亨官至越騎校尉吳書曰亨字元復
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
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穎
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
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
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

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
壹亾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
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亾歸交州刺史
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
勳領九真太守勳音于都
反見字林勳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氣寬厚謙虛下
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
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
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
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
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
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
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
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

穀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駟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

百蠻尉他不足踰也

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舍之捧其頭搖稍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

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

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

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城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闕看南土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廡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

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搖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趾告諭禍福又遣匡見徽說

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祇弟幹頌等六人
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日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
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
伏誅傳首詣武昌孫盛曰夫柔遠能通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
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胎
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代因滅之
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壹黼匡後出權原其
罪及燮質子厥皆免為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
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
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
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險使之然也

吳書四

西川史鳳崗
氏重周由

三國志四十九

吳書五

三國志五十

妃嬪傳第五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
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
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
婚生四男一女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
以告堅曰昔姪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
陽之精極貴之象
吾子孫其興乎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
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涇
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
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辟禮於秣陵時策
被劄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
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

及古周
張

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
策復以景為丹陽太守漢遣議郎王誦音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

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會稽典錄曰策功曹

魏騰以逆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
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公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
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略權誦類皆如此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

高陵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
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八年景卒官子

奮授兵為將封新亭侯卒吳書曰權征荊州拜奮
吳郡都督以鎮東方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

死奮弟祺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
及善權令關平辭訟事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

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嬰漢尚書郎徐令嬰子承撰後漢書
稱嬰幼以仁孝為

行明達有令才嬰弟貞履蹈法度
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官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

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

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
錄曰承

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見終身不
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

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

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

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

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泚佐船渡軍泚音敷郭璞注方
言曰泚水中簿也琨具啓

策策即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琨

領丹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陽守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
為丹陽策令琨討而代之會

景還以景前任仕丹陽寬仁得眾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
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眾乃復用景召琨還矣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

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

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

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妒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爲吳王及卽尊號登爲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爲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鶻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

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

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

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

進故久見愛待權爲王及帝意欲以爲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

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

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

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修整禮

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

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爲太子權將立夫人爲后而全公

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

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爲

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

卽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妒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眾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八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卽位以夫人姊壻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

夫人母子有寵公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竝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竝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為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迫見殺吳錄曰亮妻惠解有

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臣松之以為休妻其甥事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

赤烏

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瑯邪王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卽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王鳳中孫儀

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

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縵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

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

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稱

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

卒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

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謔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任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於苑中大作家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謔言舉兵欲還誅都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謔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孫皓勝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聘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

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下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各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吳書五

魏川中鳳崗氏書

三國志五十一

吳書六

宗室傳第六

三國志五十一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眾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饗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傳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

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丘還本郡

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曷瑜皎負謙曷三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綝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為眾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

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眾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為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為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眾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

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
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
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
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
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
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
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
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
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
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
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
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

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
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陽侯
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
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胤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旣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
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閩舉等竝納其
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
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
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
軍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
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

侯

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游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爲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

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河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負亦

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負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

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眾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眾還任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為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一二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賁因而後免香以道遠攔不得還吳書曰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任郡主簿功曹從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為袁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勲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陽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畱賁弟輔領兵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為作勢接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後封

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

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吳書曰鄰字公達雅

性精敏幼有令譽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功績修理召還武昌為統帳督

時太常潘濬掌荆州事重安長陳畱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

寘之於法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

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

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

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得濟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

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

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荆州事震

張協俱死賁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冏義以功封晉興侯

研大司馬賊曹屬同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

俗辭甚深切冏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為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為

參謀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

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脫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六下不

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榜題道

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

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爲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

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

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

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眾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策謂

郎曰爾昔襲擊孤所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

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

策西

襲廬江太守劉勲輔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

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

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

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

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

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

年二十後卒為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媽覽子

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已丘數各陸遜以得失嘗有

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

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

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江表傳曰

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中郎將遺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之軍用範即啓送匡還吳權別

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 臣松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

匡為定武中郎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

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為匡

也朗之名位見三朝子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

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提兵在外皓

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

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

仲節給事中

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 千寶

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 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

為孫列之屬籍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為孫河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

任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

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

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

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

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若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承年矣春秋傳曰諸侯

有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

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

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

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

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

向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瀕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豈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

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焉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

魏位至征憲故孝廉嬀覽戴員吳歷曰嬀覽戴員匿山中孫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覽

東司馬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

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疎遠而責我乃耳

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

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員

吳歷曰嬀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為

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竝會見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

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

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

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

取翊嬀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

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

欲妄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

無益欲思惟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

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

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

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

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練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

士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

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

韶年十七收河餘眾繕治京城起樓櫓修

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

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

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

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

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為鎮北將軍韶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

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

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

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

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眾寡魏將

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

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于越嗣

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為京下督楷弟異至

領軍將軍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為宮下鎮驃騎
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
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
晉以為車騎將軍封丹陽侯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度遼將軍永安元年卒
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間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
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為宗室顏淵擢
為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眾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
備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勦力備遂敗走桓斬
上兜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
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
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
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子
慎鎮南將軍植子丞字顯世 文士傳曰丞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
俱為侍臣歸命世門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
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壽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
稱績永安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贊
與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吳書六

魏山屯鳳臺
氏圖周南

三國志五十一

吳書七

三國志五十二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

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

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皆互有

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美愚意偏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侍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祖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

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

及古周 張

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

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為校尉待以師友之禮昭每得

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

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

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

慮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

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方今天

下鼎沸群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

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眾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

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眾孫策蒞事日淺思澤未洽一旦傾墮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鎮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

於南成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

後劉備表權行車

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

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

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

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

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

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

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

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

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權於武昌臨

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

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

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

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既卽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舉劾，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誓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臣松之以爲：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造，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臣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况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二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聞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

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

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對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於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孤優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諡曰文侯典略曰余曩聞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畫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

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峻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為婚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生女權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

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

登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從中庶子轉為右弼

都尉權嘗游獵追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

卒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霸友

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

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偽險詖吳錄曰弘會稽人也弘因是譖訴下詔

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曰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

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

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

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

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

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

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

慶焉雍為人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

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

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為太常進封

醴陵侯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

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

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

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

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

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

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

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

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
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
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詣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
作威福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織介必聞重以深案醜
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
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
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
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
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譚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敬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
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
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
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徐眾評曰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
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
以潘濬欲同手劔之以除國患疾惡忠主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今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
錄獄本旨若承辭而為之吳主倘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有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敘本無私
恨無所為嫌故詈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為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皙創發子
產催令自裁以此言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
之雍不當責懷敘也

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
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諡曰肅侯長子邵
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
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
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為東
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子馬字孟著少有名望為散騎侍郎早卒
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歎少游學有唇吻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
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關陳啟方今畜養亡眾以圖北虜
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
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
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
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為道此微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
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微潛承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
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梯字子通以孝悌
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梯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
陳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梯命左右扶起
冠履如襲起對趣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梯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梯每得父書常灑掃整
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後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
哽咽父以壽終梯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梯釋服梯雖以公議自

割猶以不見父喪常面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闕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祕晉交州刺史祕子眾尚書僕射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

靜等皆亞焉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玄風並吳郡人敦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為市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卜靜終於

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

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

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資

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

唐丁誥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

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

豫章發在近路值乘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

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畱心下士惟

善所在皆此類也諳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禮子基作通語

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

陸機為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官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

傳諸葛恪等唯奇蓋眾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攄謝景楊鑑之徒皆以秀稱其名

而悉在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輟食稱善以為過於

待甚隆數蒙賞每省簿書未嘗下等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

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

達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

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

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

下有差階級踰逸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

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疑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群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為典軍陳恂詐增張休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以坐繫獄權為譚故沈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讒言其與乎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

法北自徙之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為氏瑾少游京

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遺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漢末避

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

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取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已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群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

侵犯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群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如反掌臣之云以為劉后以庸蜀為關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臣主走霸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曰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膺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實登辭章之費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譏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思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畱孔明孔明若畱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吳錄曰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川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

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為功

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為人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敵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強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與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乘勢

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敵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群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強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臣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已出孫權此論竟為無徵而史載

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為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

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

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

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

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

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入

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

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

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弈或有擣菹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

是甘果經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

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徒奮威將軍後

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

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

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龜鳴童謠曰白

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

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十子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

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

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

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令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

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

來畏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

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

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

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

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吳錄曰衛旌字子旗官至尚書孫權為討

虜將軍召騭為主記吳書曰歲餘騭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嚴峻俱游吳中並著聲名為當時英俊除海鹽長還辟

車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騭為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

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驚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蔣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蔣蔣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逆命蔣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蔣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蔣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

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蔣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

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

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此服之權擢以為選

舉號為得才求出補吏為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傲為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

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

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擗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擊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

所糾舉薦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薦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

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六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薦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吳錄云薦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定向荆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爲說薦所言云每讀步薦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關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

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騭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峻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

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太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謩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

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旣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旣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蹇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

功此五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蹇方直動不爲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旣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虚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吳書八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三國志五十三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

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練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闔受韓詩及禮記左氏

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

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皆稱疾不就避難江

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

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呂布襲取徐州因為

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

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

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

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少

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

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

後以紘為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

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

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

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

拜賤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

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

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

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

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未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

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雷鎮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

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沮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絲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

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

言密指常有以規諷 江表傳曰初權於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

也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 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收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

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 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

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

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眾

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

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

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

賴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

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

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

權從之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

今處所具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

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

驚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

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 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

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意而云欲圖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

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

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

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
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
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

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

周禮大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

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

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豐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

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

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

宜加三思舍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

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吳書曰絃見柙櫛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

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既好文學文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名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江表傳曰玄清介

玄子尚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

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

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

環氏吳紀曰皓嘗問詩云汎彼

栢舟惟栢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鶩小者有鷓鴣皓性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至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送建安作船久之又

就加誅初絃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絃見待於孫策

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

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

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

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眾人咸為峻喜峻前後固

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

志林曰權又試峻騎上馬障鞍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稱尊號峻嘗

為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蓄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

家常不充廣陵劉頴與峻有舊頴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爲零陵太守卒官頴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頴使還謝權權怒廢峻而頴得免罪久之以峻爲尚書令後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嬖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干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

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傳君也病卒

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爲傳時率更令河南

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遺數人輒止欲

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思論講究覽群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柳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爲尚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官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

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關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曰關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從容問群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為何如群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為長幼也微矣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卒吳錄曰固字子

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

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與州郡為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

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朝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

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
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
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
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
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
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
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
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
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
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覩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
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
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

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
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
長吏覩其好髮髡以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
以供設不豐搃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明爲妻父周京作
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
強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
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
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
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
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畱自
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
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

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隲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
多 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
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
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旣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
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
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
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
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
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
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
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
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

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
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
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
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
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今
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
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墉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
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烏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
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漾有成山之難海
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
資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二不可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
善生流腫轉相滲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

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
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
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
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
則臣子賴社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勅綜
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為兩頭使
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眾咸稱善亦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
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
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
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瑒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
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瑒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
關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采色臣聞燕

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瑒弟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
休卽位為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
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
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絲絲頗涉臺觀暨臣父
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
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
擢泥汗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
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
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
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
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啟堂構
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

拔被以殊榮珥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
實聞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
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
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
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
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
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
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
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
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
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
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

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
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
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
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爲國惜
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
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
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
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
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川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
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
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佃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
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敘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實

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費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

狀對
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陽尹尚書
又為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吳書八

魏書卷之八

三國志五十三

吳書九

三國志五十四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

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為別駕潁川李膺荀綏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

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眾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

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

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項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復進尋陽破劉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

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

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

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

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

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

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袁吕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口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孤疑夫以疲病之卒御孤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與得精兵五萬目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無肯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

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瑜權撥眾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始為攘肅之善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岬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

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岬上營落項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

遂敗退還保南郡

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

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

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舉火火烈

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岫邊營若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

曹公退走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雷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

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

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

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

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雷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

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岫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

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

揚史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

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

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

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

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

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

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

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

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

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畱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

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

而道於巴丘病卒

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時年三十六權素

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為供給後

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

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

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江表傳曰普頗

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
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
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
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
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
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
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
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
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
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瑜
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
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詔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
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
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
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
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
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

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
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
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
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
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
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
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
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
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宥
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
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
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酬淫自恣

前後告諭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追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瑜六子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

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表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

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

瑜之東渡因與同行

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

老成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

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

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

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如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

也卽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

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

糾互若此非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

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

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

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

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

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

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表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

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卽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卽遣周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

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卽先還權

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

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眾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

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

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

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

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卽從之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

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

然後康樂今旣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

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路之日所懷

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賤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

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藉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日醫瘵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

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

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
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傳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
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

兵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
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
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
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
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
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
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
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眾
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
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
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

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
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

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劇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推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眾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割

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

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
吳書曰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

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

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
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表雄自首承間爲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貰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出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

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諸將曰畱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

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
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
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
率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
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
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
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
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
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
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
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復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
不宜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
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時蒙與成當宋定
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
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為
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為蕲春典農屯皖
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

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

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岍
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

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
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為廬

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

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

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
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

及土山必歷月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雷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
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

從之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

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

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

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

不能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

皆釋放復爲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普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鄴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鄴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

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畱孫河委以後事卽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旣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强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

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

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購艘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甲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繫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諺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不之遂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

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
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
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
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
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
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
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
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
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子明
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
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賜錢一億黃金
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
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
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

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喏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群
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
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
盡付府藏敕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
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
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
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龔暴好殺既嘗
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得
宐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
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
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
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

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各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卽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埽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下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

已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已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吳書九

魏川中圖書

三國志五十四

漢書

五

